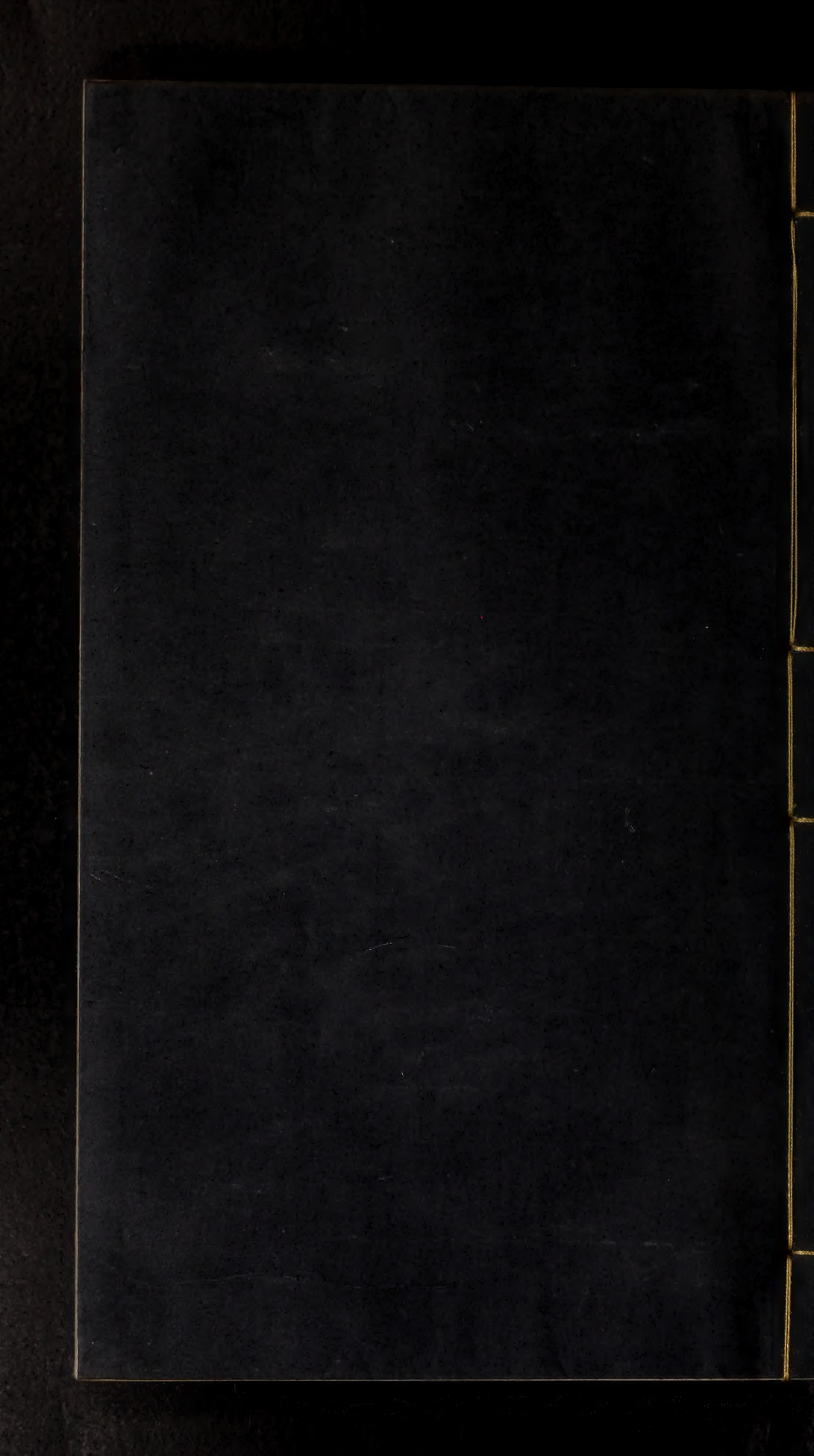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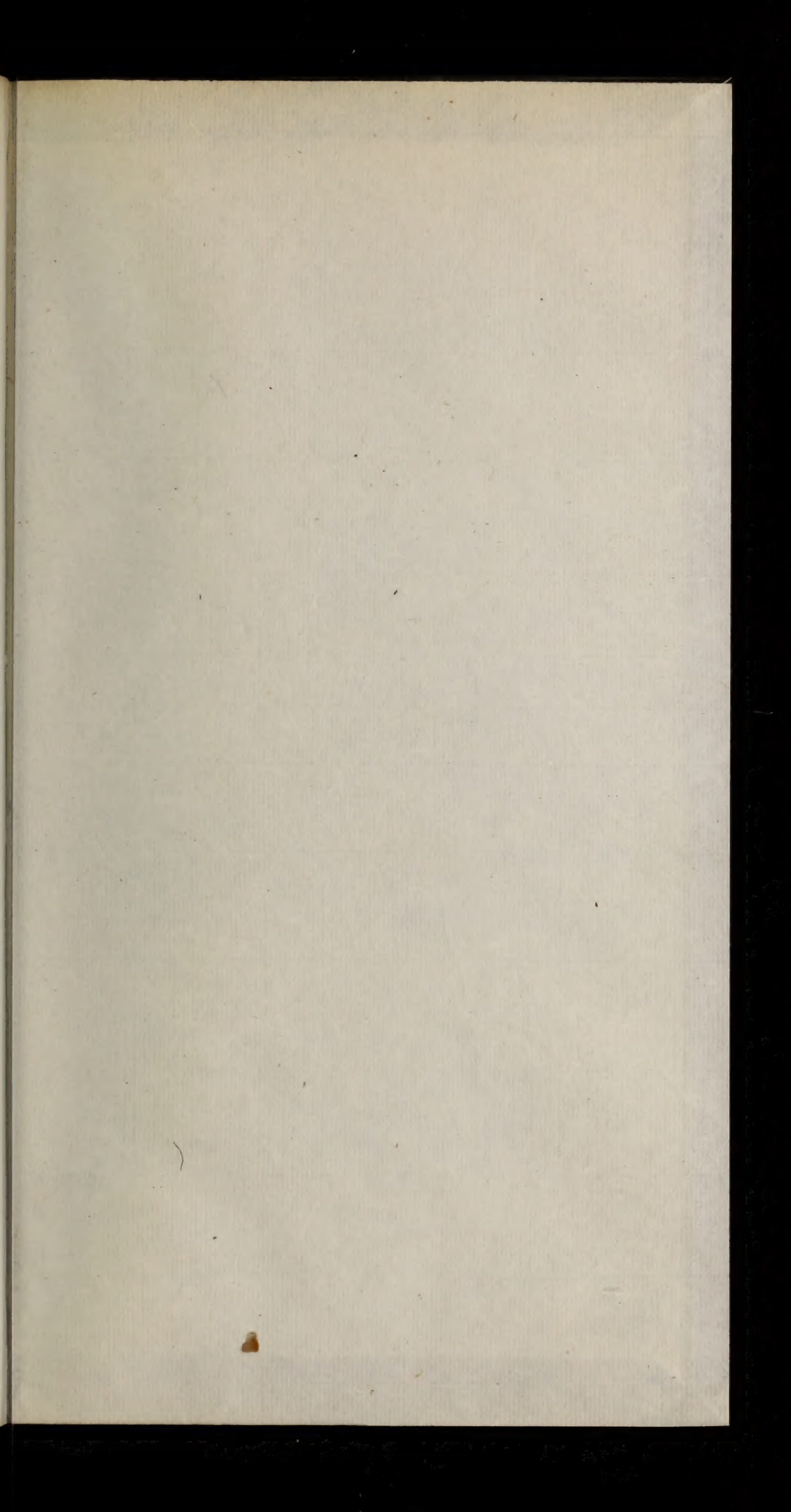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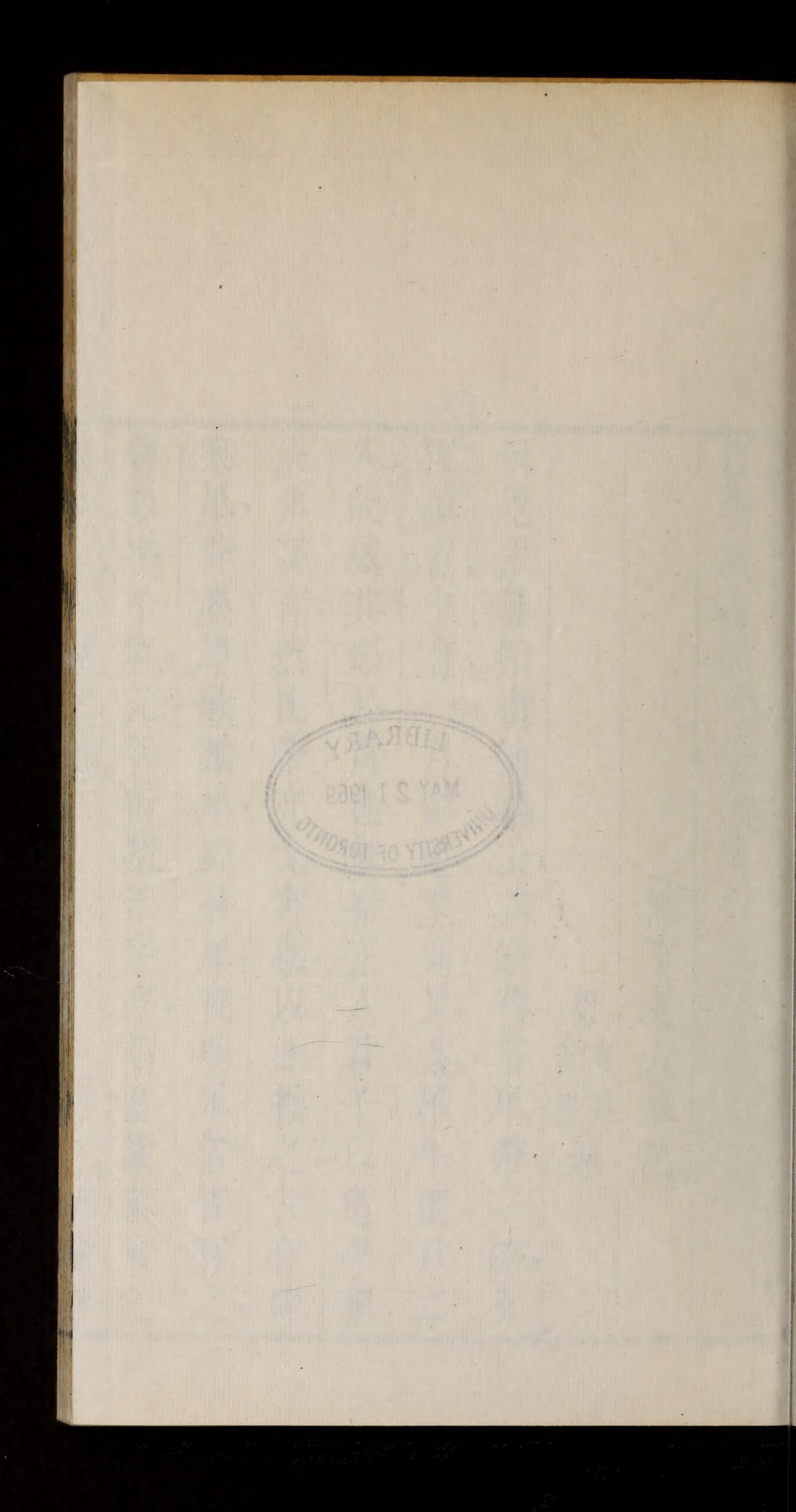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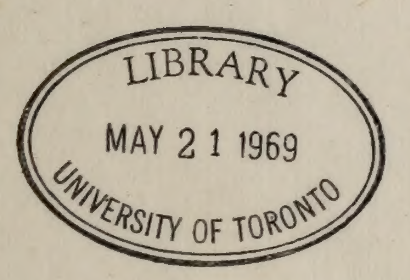







LIBRARY
MAY 2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因樹屋書影第九卷

櫟下老人筆記

男在建 在都 錄

偶覽張無垢橫浦集云其家舊畜犀帶一銙文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遇望則見盡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形於角也無垢正人君子以道學稱決非妄言然此帶亦太奇也以此推之古有辟寒犀辟塵犀駭雞犀辟暑犀夜明犀當皆有之

曾參字子輿元吾衍精于字學謂當讀參乘之

參不當作梳篦切、方與名字相涉、

唐于祐題紅葉詩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

詩寄阿誰、阿誰二字、出三國志龐統傳、鄒臣虎

刻作圖章、每于書畵中用之、

世傳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日、遣將麥五百斛往

姑蘇、子純仁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未舉、

以麥金與之、二女未適、又以舟與之、還見公曰、

江南見故舊乎、曰丹陽見石曼卿者、三喪不歸、

二女未適、以麥金與之、猶未敷、公曰、何不連麥

舟輿之、日已輿之矣、公曰善、按文正公年譜、仁宗天聖五年丁卯、夏六月、次子純仁生、時公年三十九、及景祐二年乙亥、公權知開封、時年四十七、而忠宣公方九歲、未必知以麥舟輿人、又按石曼卿、眞宗朝推恩三舉進士、年甚少、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未必、貧至、如此、況曼卿只少文正二歲、與文正同立朝、累遷大理寺丞、計忠宣九歲時、曼卿亦拜官久矣、正史俱不載、予以爲必無是事也、曼卿卒、文正有文祭之、見集

中又丹陽去縣七里有橋嘉靖間縣令來其更名麥舟橋姜宗伯爲記亦未考其寔也陳眉公云歐陽文忠爲文正作墓志爲曼卿作墓表皆不載麥舟一事葢公盛德不專在此予謂本無是事所以不載耳又按吳志載全琮父使琮賫米到吳有所市具琮至皆散空船而回父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啓報父便以此奇之此事在麥舟之先今人但傳范事

元人施鈞咏淚云獺髓空勞補舊痕離筵歌罷忽沾巾半江湘竹斑斑雨三月梨花點點春字濕錦機啼戍婦珠明綃室泣鮫人琵琶滴到倩深處洗盡青衫幾掬塵林方懋和云傾天東注欲成河千載湘筠怨未磨易水寒風人去遠西州斜日客重過痕添玉筯消紅頰濕透羅襦掩翠蛾最是潯陽醉司馬琵琶聽後恨偏多予在請室云有目憐雙瞽桔槔出已枯多惟堪盥面貴不肯成珠冷濺堦前雨悲翻夜半烏三年麻

服血得到故園無而徐隱君勑楚雨滴分和氏璞漢風吹上李陵衣句尤傑出惜不記其全吳門沈從先貧而工詩嘗作寒食云青青草色上河橋雨後推窓見柳條厨下從來烟火少不知寒食是今朝人爭傳誦然唐人伍唐珪有寒食獻郡守一絕云入門堪笑復堪憐三徑苔荒一釣船慚愧四隣教斷火不知厨裏久無烟古人已先道之矣唐孟雲卿云二月江南花滿枝他鄉寒食遠堪悲貧居往往無烟火不獨明朝

爲子推又先于唐珪矣

宋潛溪學士以孫慎得罪遷于蜀卒于夔遂寓葬于夔府之西蓮花池山下洪武十四年五月也享年七十有二永樂十一年蜀獻王思其賢遷葬于成都之東二十里賜田以供祠祀成化十一年巡撫孫仁巡按俞振同藩臬諸公拜奠墓下謂其山水不環會土脉淺薄謀遷之啓于蜀王有承奉宋璟壽藏并田園居室皆遵王命而與之既啓墳其棺散漫且朽幸遺骸尚在乃

易棺重斂以十二月十三日改窆焉廢淨居寺爲先生祠彭華爲遷葬記此閣亦未可及

西京雜記載卓文君爲相如作誄梁劉孝威詩君平子雲聞不嗣江漢英靈信已衰余按史記相如傳天子訪相如遺書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相如似是無子故妻爲之對耳以此證之相如君平子雲皆弗嗣矣子雲姓揚後世無有揚姓之人亦是一證楊用修云朱楊補之子雲之後守從才不從木與劉孝威詩異矣

揚子雲投閣之事、宋孫明復曰、太元一書、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王介甫諸家以年數考之、謂子雲與莽不相及、及上符命投閣、恐係谷子雲事。鑿鑿有據。是何世人忍于汚衊賢者如此。李本寧在川西。以此段刻之墨池上。乃與同時意見不合。後竟入彈章。不、但、賢、者、被、誣。即、代、辯、誣、之、人。亦、被、禍、矣。寃、哉。

偶閲眉山張元羽文集、有四異人傳、一曰猛蟲

子萬曆初行乞成都青羊宮見人畜之屬皆謂之猛蟲子亦不知何許人逢人但索餅子及酒飲之有屠人以生牛肉一片奉道人齧之盡又有以桐油一碗立飲不留餘滴生漆亦然巴豆野葛砒霜亦舉啗之不能傷三年臥石上不食米飯冬夏一衲絕無蟣虱暴烈日中無汗有諸生晦日訪之至夜歸望一月當天其明如晝泉異之次日再訪長睡於地徐而攬衣行乞于市邁方伯馮公成能出巡郫縣呵叱不為動馮異

之。下車而揖。乃抱其頭爲耳語。馮嘆嘖登車。促執事還。司次日馮死矣。三司物色道人。已絕跡不知所之。〇猛蟲子去後五六年。有道人蓬頭赤足峩眉山頂。三年坐雪中無恙也。僧進食日數次。皆食之。或雨雪十數日不食。亦無饑狀。嘉州士人某。爲督學所斥。値道人下山。坐竹筏至漢嘉。慕而拜之。求與俱去。道人弗答。懇之再三。道人厲聲曰。爾鬼眼。非學道之器。元羽與此生舊知。不知鬼眼何狀。一日生過眉山相訪。容察

其眼右果無瞳。寔碧色。較左眼差小。道人不識其鄉貫姓名。稱雪山道人。○李青霞眉州人、禮祿失明、三四歲遇飢荒、父母棄之大江、覺有物載之而去、為漁者所得、至十載為人傭磨、有瞽史倚琵琶說往事、攜之去、雅善其藝、至綿州、在高翰林處說書、有道士與高論還丹、青霞碎琵琶隨道士去、凡十載還綿、高尚在、扣之若有所悟、戲捻腋間垢膩為丸。投水中。變魚盈尺。治羹充坐客。鮮美殊勝。又為人道未來。多奇中。嘉靖

已亥還眉往豆圃居數載無疾而化葬之山麓十餘年後世宗皇帝親見李青霞白衲頭兩人自言籍貫一稱眉州一稱陝西所司張榜文踪跡兩人不得又數年江西尹別駕涖眉就廟社宿壇問道士曰爾非曾天成乎道士駭然曰小道名何由先知別駕曰吾來時有李青霞者居吾郡中謂予眉州乃吾鄉也城隍廟道士曾天成待我爲徒我知尚無恙爲我致意始知青霞不死而豆圃之墓乃尸解也世宗所見亦神也

非形也初青霞寓眉州雙皇寺元羽爲童子時見余翰林送蒜二百顆酒一巨尊青霞食之立盡了無辛辣意摩元羽頂曰是兒他日貫穿百家位不稱才探懷中李二顆餉之時李花方苞何處得此若捻垢爲魚之類耳〇劉大瓢眉州人嘉隆之間浪跡三吳手持大藤瓢容酒一斛注滿而後飲移時有人再進又能再舉如此而三無復醉態問其鄉貫曰我姓劉氏眉山人隆慶末有劉經歷某叅南刑部都吏見大司寇延

大瓢甚肅經歷往見之猶未言郎云子非劉某乎爾家在眉有劉某者爾知之乎經歷曰吾曾祖也曰是人與我相知蓋曾大父行也經歷曰仙師居何處曰我居東館鄉正德時離家今六十餘年矣經歷自思正德鄢藍之變東館有劉烈者起兵應之蕩定之後烈跳而去不知所之因屏人密問大瓢垂首曰往事勿言真其人也是當百歲外矣○又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馬繡頭者亦異人也道

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媼娼妓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秉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予選士以備用耳。若擁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梟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觸

齬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恕也命治壇如其式淩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噓則有片雲從其噓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鼾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衆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

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卽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罌盡投諸殽核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復取他席上殽核投罌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厨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拌盂盌盎之類十五累之舉而大嚼如嚼冰

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濵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即數尺人爭塞向墐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敞北窓以首枕窓而臥早起雪覆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既而往游東江京江帥爲劉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媪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

耶。公何能殺我人。將殺公耳。與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與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與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之。自持斧畧加剗鑿。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與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與治為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哭。

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盡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轟飲次忽西向而慟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illegible]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列眉傲慢公卿如觀變場絕寒暑饑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媼遊且此及頑童曰中有眞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

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狐屬耶。抑天上羣仙。亦如人間顯宦。不盡皆立品行。紉蓀荃者耶。吾又安得叩九閽而問之。

少年及第、奉旨歸娶詩、明初練子寧、送花狀元詩云、二月都門鶯亂啼。郎君春色上朝衣。潘生況擬供調膳。張敞仍須學畫眉。南陌酒香銀甕熟。西湖月朗畫船歸。極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隨粉黛移。解縉送劉探花素吉云、少年歸娶奏

金鑾喜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奠雁紫簫吹月夜乘鸞靈椿枝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金陵白正蒙送周狀元延儒云才子承恩出建章風流千載一周郎人間玉杵偕仙配天上金蓮簇艷妝絳蠟影搖宮錦色繡幃春擁御爐香郎今已在蓬瀛境不用吹簫下鳳皇近華亭陳繼儒送吳榜眼偉業云年少朱衣馬上郎春闈第一姓名香泥金帖貯黃金屋種玉人歸白玉堂北面

謝恩才合巹東方待曉漸催妝詞臣何以酬明主願進關雎窈窕章明朝二百六十餘年少年及第歸娶者不數人練詩用洪武正韻當時遵太祖功令甚嚴耳又弘治乙丑榜眼董玘年十九正德丁丑榜眼倫以訓年十七皆予假歸娶當時必有贈詩惜不傳

宋武帝丁督護歌云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唐司空曙襲其意別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

酒。不及石尤風。武帝儼然樂府。司空便是絕句矣。

海水日再至。朝爲潮。夕爲汐。潮臨午。汐臨子。此一日之候也。一月之候。則朔望盛。一年之候。則仲春仲秋盛。春夏盛朝。秋冬盛夕。春尤盛于朔。秋尤盛于望。此其常也。徐叔蒙海嶠志。以爲水隨月之盈虧。王充論衡。以爲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二說精而未備。愚聞之人曰。五行之性。土剛而水柔。剛靜而柔動。土若鼻。水若涕。水于

海升降猶涕于鼻出入、非氣機之推盪、固不能升降而出入也、氣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遞相禪代、進退無時、其已進退、則向衰、其方進退、則向盛、盛莫盛于氣之交、子午爲一日氣之交。朔望爲一月氣之交。仲春仲秋爲一歲氣之交。氣盛而潮汐盛、固其所也。愚又以爲氣之陰陽、交于子午、天之日月、位乎卯酉、水陰類、從月不從日、月于朔出卯、于望出酉、潮汐之至俱隨月。而以卯酉爲推移。益潮汐正臨子午。惟朔

望之日爲然。自朔後晝潮迭差以復于晝。夜潮迭差以復于夜。至次月朔。則日月復會卯。而潮汐之至。仍與子午合矣。此卯酉推移之説也。若一月朔望之盛。則月出卯酉。一年仲春仲秋之盛。則月建卯酉。論潮汐者。舍子午而論卯酉。乃爲得之。至若朔望之盛。吳浙閩廣。不無日數前後之差。將潮皆東起。地勢有遠近。氣至之有先後歟。〇又以日月行度言之。每月初一日月同宮。卯時齊出。是謂合朔。日每行不及天一度。月

每行不及天二十九度半。此一日行度之差也。故太陽每辰必出卯。月自初三初四則出辰矣。月出卯。則潮恰臨午。汐恰臨子。月出辰後卯一時。則潮汐之至。亦後子午各一時。是以晝潮之至。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潮午則汐子。潮未則汐丑。準此推移。而晷刻可定也。此理徐明叔高麗錄頗論之。予爲暢其旨。至云地乘水自峙。氣升則地浮水溢。氣降則地沉水縮。

信如此言。浮與俱浮。沉與俱沉。如水高舟高。水下舟下。無水溢舟上復縮舟下之理。雖有其說。未足據云。

中域字數。漢許愼說文。九千五百九十三。宋沈約四聲譜。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隋陸法言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洪武正韻。依毛晃所定。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今陸溱范斗韻譜。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經生韻士。所知曾不及半。唐孫愐所收唐韻。至四萬五千五百有奇。冗複可

知已。

天地自然之文、如日月星龍圖龜書、至奇至神至變、要其體象、不過黑白點耳。故日明月暗分黑白。星辰之可見與不可見者。黑白正半。圖書則陽白而陰黑。黑白之謂象。象之中有圓有缺。有多有寡之謂數。並行迭運以成古今。生人物。升降吉凶。不期然而自無不然之謂理。理卽寓象數中。非二也。庖羲氏作。以奇偶代黑白。不立文字。不假語言。天地之理已無遺蘊。乾坤分理

數而二之謂理精而象數粗遂舍象數而談理譬之字然點畫爲象繁簡爲數而義寓其中人不識字能談字義否也

天下之至頑者莫如石然而生尅制化之理具夫石鼓以魚鳴石燕以醋遊則具生之理龍火焚山錫糞枯砌則具尅之理碑覆蘆而駁玉得酥而軟則具制之理龜尿漬墨金鹽煮壁則具化之理天下之至虛者莫如聲然而生尅制化之理具夫蝦蟇聒蝌蚪出若者生于聲謝豹呼

土蟲裂若者尅于聲。伯勞啼蚯蚓結若者制于聲。蠮螉祝螟蛉肖若者化于聲。石不礙于受。復何礙聲不遺于施。復何遺。龍以之入針。仙人以之入石。靈巫以之祝由而和陰陽。佛祖以之唄梵而資解脫。皆理之必然者。

天下之不可推者皆理也。以可推者推之。故觀晝灰之缺暈。斬草之斷虹。而知風雷之必可召。觀燒雄黃致水蟲。磨鐵致螻蛄。而知禽蟲之必可役。觀薺之爛銅。皂角之腐鐵。而知必有黃白

之術觀灰之生蠅莧之生鼈而知必有飛騰之藥觀磨聲之殨雞卵索絢之絞鵝吭而知必有厭勝之法卽君子所不務然不可謂無其理也

論衡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囚形鑿地爲陷以蘆爲槨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寃木囚動出雍丘徐伯子言獄中囚失倒印捕文必可得客言無骸屍亦有檢驗法問官誠心默禱布熱灰地上以黃豆排作無骸骨者形如屍格有傷之處豆自于熱灰中爆起無

則已。又官獲妖人及能寄杖者。官不能刑。取印印其背。及持印向之。或浴以狗豕血。則妖術不得行。此其理、可知、不可知、然世自有之。不可以常理論者也。

封丹砂于釜爨之。三日三夜。則化為水銀。其不化而浮者為輕粉。水銀升之為朱。故朱可還為水銀。懸鉛酒甕。閉之四十九日。則化為胡粉。其化而未瑩者。煆以為黃丹。故胡粉亦可還為鉛。淬鐵以膽礬。則變而為銅。燒銀以硫黃。則化而

爲鐵。釁赤銅以甘石則易而爲黃。置銅鐵水銀中。雖重亦浮。置水銀瓦楞巾帽中。雖疎不漏裹金砂以烏紙。揮巨鎚錘之。金已箔而紙不損。即一金而變態不可勝原。夫是之謂物理。

博物志言。鬲油釁之極沸。沸忽止則油冷。入手探之不傷。此陽極生陰。水極化火之理。人或釁水極沸甫息釁。即以手承釜而行釜中沸如故。觀者駭。承釜者色不變。人試效之。則釜底正溫耳。蓋火性炎上。釁息則釜水返其寒性。釜中雖

沸。釜底已溫。故可承以行。然五行之性。金不受火。土則受火。故惟冶器可承。設易陶器則有灼手之患。術有因理以售欺者。此類是也。

古人所載如戎鹽累卵。獺膽分卮。翡翠屑金。人氣粉犀之類。今或未能盡識。嘗見人淬鹽筋端。豎筋而加卵其上。卵着鹽遂不墮。乃知卵鹽相着之理。歸田錄言家有碧玉罌。製甚精。有老內臣見而識之。曰此玉名翡翠。禁中曾有之。暇日取金環磨罌腹。金霏霏落如屑。乃知翡翠粉金

之說。此等不常有故不能識耳。至若以簪蘸獺膽畫杯水。水中斷。末犀角者。鋸犀成薄片。裹以極薄紙。納懷中近肉處。氣薰透。急擣即如粉。此則人所共知者。他所載或識或不識。類如此。取松脂者。以桐子油灌其首。則脂暴出。多者一本十數斤。欲乾木液者亦然。取皂角者。患刺篋籠其幹。令緊則角落。橄欖樹高數仞。成熟時。納少鹽根中。則實墮如雨。長柄壺。煮以草麻子。則柄可綰結。花卉枝莖堅屈之易折。納巴菽幹中。

則柔紉。隨意所屈伸。一切木根中。插鮭魚刺。即死。灌以狗膽。則復活。

人身男女同者。五臟六腑九竅。三百六十五節。十二經脉。十五絡脉。六百六十五穴。男女異者。男骨白。女骨黑。男頂骨八。女頂骨六。男肋左右骨各六。女各七。男綴脊兩傍稜骨九竅。女平布六竅。男督脉行背。女任脉行腹。男氣鍾外腎。女氣鍾乳。男八歲而更齒。二八天癸至。七八肝氣衰而天癸絕。女七歲而更齒。二七天癸至。七七

天癸竭。而地道閉。

人形首爲陽。圓而奇。足爲陰。方而偶。腰以上陽。剛者在後。柔者在前。腰以下陰。剛者在前。柔者在後。手陽而肘腕之折向前。足陰而膝胭之折向後。天道下濟。故足徤行。徤行者乾之陽。地道上行。故首豎髮。豎髮者坤之陰。子至巳。腎生氣。午至亥。心生血。陽生子而地道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道降。至亥而極。妙合陰陽。是謂冲氣。

人受氣于天。天氣通于鼻。故胎中先生鼻。鼻生

之後。男生目。女生舌。所以然者。男陽而女陰。陽根于子。子應膽。膽竅通于目。是以鼻後即生目。目應膽而外見者。陽外也。陰根于午。午應心、心竅通于舌。是以鼻後即生舌。舌應午而中藏者。陰內也。凡男之坐胎面內。生則覆以坐午而向子。下濟同于天。女之坐胎面外。生則仰以坐子面向午上行同于地。及其死也。試之以水。男必覆。女必仰、朽顱腐骸。莫或爲之而自無不然。

六安州生員朱鵬死、無子、其妻有遺腹、過期不

產鵬弟以爲詐訟之州州將逮婦鞫眞僞鵬虔
上言婦實孕當待其自生州大夫以爲然命待
之久之復不生治以蠱不消終夫服又閱年前
後其歷五十六月同姑視穫產子于田中當時
里閈駭異謂必昌朱氏名之曰應昌而州博士
傳其事附州志今昌年四十迄無恙爲齊民〇
豫章朱虁儀宗侯博學無不窺生嘉靖庚戌之
仲冬今齒已望七先是母太君佘以庚戌季春
舉一女旣育之甫出月孕宗侯孕復着床褥却

七箸不御、體尫甚、腹薄而瑩、視之胎可見、恒綿惙恒不死、宗矦產即起、飲食如故、當世以男子處胎踰期爲吉、又言踰期則氣足而壽、皆非也、明朝朱學士濂、文祿榮壽、可謂兼之、其處母胎二十四月、堯禹十四月、謂之偶然亦可、况其他乎、

曲周陳公令桐、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明日偕臥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抉戶而入、烟撲鼻如硫黃。就床視之衾半焦。火爍之有孔。二體

俱焚惟一足在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玉屑曰焚砂石爲龍火焚金鐵爲佛火焚人之火是爲慾火佛言婬習交接發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火熾煽煽而忽焰遂以自焚其不焚床第廬舍者火生于慾異于常火亦如龍火止焚砂不佛火止焚金鐵耳　陳公諱于階

人之賦形有羊白有兎缺有六指非適然而有由星氣胎感致之星家金羊鬼宿次未冢宅偏

得其氣則人羊白目兎房宿次卯冢宅偏得其氣則人兎缺冢宅坎龍癸坐則人六指是謂星氣孕婦見兎子缺唇見麋子四目是謂胎感或問四目之故曰麋卽麂目下有竅謂之夜目合晝視目爲四孕婦感則肖之今世多缺唇而無四目考之上古惟蒼頡四目此如禹耳參漏謂之重明文王四乳謂之至仁乃神聖異表非胎感之說也

亳州孫骨祿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祿稱生時有

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
截瓜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
富、坐臥啓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爲用、見賓客
皆人抱以出、立則竪而倚之門屏間、失倚則仆
地、衣具袖爲觀美、領不綁襭、則前後轉徙無定
在、裙襪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
幼爲諸生、今且貤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
貧且賤。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
有生必有死、聖賢不能度、涅槃尸解、固非儒者

事。然箕衍有考終之文。則免于床第。不可謂非儒者之願也。吾邑象山陸夫子。守荆門日。年纔五十餘。先期命僕歸取先人所服帶。帶至。微疾。接見僚屬。談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灑掃焚香。沐浴繫帶。端坐而逝。近盱江明德羅先生。疾革將化。諸孫已畢奠。門人請留一日。先生欣然許之。談論酬對不倦。明日午乃化去。人必造化在手。乃能來去自如此。由生平工力。非可卒辦。趙承元每言人能不起妄念。無所執着。心常寂靜。

臨終便能坐脫立亡。是其理也。明德先生壽汝芳承元諱鴻錫

中陰一日中、有以人前身已死、後身未生、當前後生死之中、故曰中、佛論七趣中陰、凡十七種、若人中死還生人中者、四大解散、見光明相、即見父母愛欲和合、而起顛倒、若男子生、于父生礙、于母生愛、若女子生、于母生礙、于父生愛、始解散時、現在陰滅、中陰陰生、有愛礙時中陰復滅、生陰次起、如是入胎、次第圓滿而生、首楞嚴

曰、汝身先因父母想生、汝身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中陰之謂也、然亦有男女墮地後、中陰始附者、復有前身能持之不死、後身不能即生者、間有後身已生、前身未死、中陰尚屬現在者、譬之胎孕、必假交媾、而內典所載舐精摩腹、聞聲嗅香、持衣飲水、種種俱成胎孕、理固不可、拘耳、

七趣升降、于死時冷熱可驗、釋典與攝論、言善業從下冷、惡業從上冷、二皆至于心一處同時

捨、雜寶藏經又言、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旁生膝蓋離、地獄脚板出、總謂人當捨生趣、生時惡業熟則冷從上下、下至臍腹死爲餓鬼、至膝死爲畜生、至足死爲地獄、善業熟則冷從下上、上至心死爲人、至眼死爲天、至頂死則佛也、有夏生者、于人死時每持此説、更叅驗其平生、往往符合、渠言死後獨煖處卽靈氣之所歸、如上下皆冷、而心獨煖、是升至于心者也、上下皆冷、而腹獨煖、是降至于臍者也、二種多有、餘準此

推之吳太史客卿言人死屍冷再有發熱處乃的亦一說也太史諱應賓

道士邢中山年百歲未知何許人吾邑白厓王公與之遊偶言有友生公家欲一見後見公侄所生見拊之謂公曰此即友人某登甲第爲顯官以餌金丹發毒死毒必數生而後盡毒盡而後丹之質明始煥發今尚非公家見也兒數歲後發熱膚裂死中山初舉其姓名鄉里今忘之白厓公諱紹元任叅知

徽堅汪氏子、言其郡人以賈敗、老貧止一兒、所善友、以逋負必欲質其兒、此人不得已、以兒償、怏怏病、且死、命製棺者穴其前、謂之曰、某甲與吾善、而以糞土之財、奴吾兒、死當爲蛇盤其項、無妨吾出也、先是質兒者攜兒客他所、聞此人病、攜兒共來視、抆涕曰、向非敢質公兒、知公多逋負、恐兒或爲勢家有、故爲公育之、今同兒來計後事、曷強起、言所欲、當得爲公計、兒固公兒也、此人初不應、聞之、蹶然曰、有是哉、起而抱持

泣喀喀嘔一物已類蛇病尋愈此質兒者詭不義以行義厚矣心固不易知然怨毒之于人亦略可睹也

江西之名殆不可曉全司之地並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今六合歷陽州今和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史記項羽本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國志蔣濟傳民轉相驚自盧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

虛晉書武帝本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穆帝本紀江西乞活郭敞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時分北譙置陳留郡顧榮傳使江西諸軍函首送雒則兼指今江北淮南等處至宋以後始以九江豫章廬陵爲江西不得其解考之唐書貞觀十年分天下爲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爲十五道而江南爲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直稱江東江西此江西二字之所本也今之作文者乃

曰大江以西可發一笑

嘗疑冬日嚴寒水皆枯落何以反謂之旺蓋浩淼者形而清冷者其神也惟陰氣凝結水之元始一遇春陽蒸噓成液便爲水之濁質矣

江漢石使君座上詢予前代用銀之始予按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秦并天下幣爲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孝武始造曰金三品尋廢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

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並宜禁斷至韓愈奏狀始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云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

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寳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寳泉幾于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

孟子望道而未之見，集註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朱子答門人，引詩垂帶而厲，春秋星隕如雨爲證，今考之又得數事，左傳隱七年，歃如忘，服虔

曰而也、昭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注而何如何、戰國策威王不應、而此者三、呂氏春秋靜郭君、泫而曰不可、荀子驪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說苑越諸發曰、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新序引鄒陽書、白頭而新、傾蓋而故、皆當作如、戰國策、耶奚恤曰、非故如何也、締疵曰、是非反如何也、大戴禮、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春秋繁露、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淮南子、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漢樂府、艾如

張後漢郭輔碑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皆當作而漢書地理志遼西郡肥如莽曰肥而唐人詩多用而今亦作如今今余鄉人言如何亦曰而何○周禮旅師而用之以質劑註而讀爲若聲之誤也陸德明音義云而音若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註如讀爲若

張騫鑿空言事無本始鑿空爲之也師古謂通其孔穴非是進熟美言如果之成熟也鑿空與進熟二字可作對

相傳海忠介有五歲女方啖餌忠介問餌從誰與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豈容漫受僮餌非吾女也能即餓死方稱吾女女即涕泣不飲啖家人百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異哉非忠介不生此女

蔡白石司馬繼室吳夫人十九而寡操家凛凛潔踰氷玉中歲其子竟石別駕夭喪門戶危栗夫人毅然獨立以待遺腹之亂比當坐艸命帷蔽産婦于堂遍延宗黨坐列帷外産竟得雄旁

議遂息。常見遺腹生子。族之不肖者、羣起訾議之。吳夫人此事、殊可爲法、非有大識見者不能也。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爲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爲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

姓字不觸起。尚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爲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俗傳網巾、起自洪武初、新安丁南羽、言見唐人開元八相圖、服皆窄袖、有岸唐巾者、下露網紋、是古有網巾矣、或其式略異耳、

莆田洪仲韋言有西僧至秣陵、問其所歷道里、云經二十四國土、始至中國、更問各國風氣、視

中國何如答云荒遠那得如中國但諸國不如中國會說謊耳此言自唐虞已來便覺多媿不獨幻僞如今也

錢懋穀先生常言吳南溪方伯生平潔介嫉貪如讎嘗謁一令此令稍黷既出門見門外棹楔顏曰牧愛吳眇一目故仰視久之曰不佞眇能視者收受之義何謂也此令大慚碎額又聞華亭一令謝政歸宦資頗富廣作園亭請一友顏之友爲書想花亭云用太白語也已懸久乃悟

花華通用立碑之

吉安馬郡丞千里雲南人來任時舟行九江病甚將不起時二妾相隨一沐氏一侯氏日侍湯藥無效沐乃謀所以療夫私計惟割股一事引刀置左股數次不能入侯竊見亦欲自割弗得於是兩人共商令一人牵肉一手引刀遂各伸左手股互挟其肉烹湯以進馬立回生

金壇于中丞相攸得無錫華生告其女曰吾三任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輕寘人大辟華生不

患不富貴患居官或刻耳及華登第爲江右司李執法凛如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其妻述父言吾之華曰我爲刑官律如是吾依律斷而已若廢公法而市已私非所以明職守也後屢入人罪其妻屢勸輒以依律斷荅之華後無子婢生二子皆不肖語其妻曰我生平未嘗欺公壞法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依律斷也今于子孫貴顯屢世而華竟絕嗣。

陳大士爲當時聞人偶遇一傖父問其姓告以

姓陳其人遽以手書曰程更問何名荅云際泰其人復以手書濟泰陳陳艴然曰君自無耳。乃欲截去我兩耳耶因不顧而去。

吳憲副論唐荊川撫浙時事先是有倭警荊川以才名起自田間其時督臣為胡梅林少保少保以荊川有時名使人逆于淮安持五百金為勞軍費荊川怒繫人于獄貯金于庫而譖少保聞之曰此腐儒也。安能辦此。荊川單于周山。少保以兩將軍驍鐵騎七千。挾勁弩火器伏周山

左右勅之曰開府不到危急不許出未幾倭千人圍周山三帀逼而前勢且擒矣鐵騎直衝弩火競發荆川潰圍出問若等何部曰少保遣使援周山待公于此者三日矣荆川思前事愧一力于淮取還人若金而少保已念此被繫之將攜前五百金至軍前賞解周山之圍者荆川自慚不能出少保彀中憤懣成疾云腐儒不可治兵荆川以經濟自命尚不能孤行一意爲人愚弄若此餘子紛紛可知矣

朱近修一是姚江神燈記往予聞姚江有神燈以為誕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開始見東郊嶽廟為盛余候其時攜同輩往數數不獲遇廟僧曰天驟熱將雨遇矣余又候熱往月暝抵廟登山巔玉皇殿憑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若懸余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落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熠熠往來不可紀極矣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并列徐徐若官人出行鹵簿前導者有若二隊相

値各分去者有相値若揖若語而別者有高擎者有下移者有置燈憩坐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躊躇登岸則速者其光或頹若有所懞或光動若庭燎或滅或復明或數燈合爲一或一分爲數或迎風疾行歘反同而熾或徐行則斂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線若星橋燈市或獨燃幽處若寒窓爇鐙熒熒然或高在山半若懸竿或出江間蘩葦中若漁火或遠或近在數十步內熟睇燈下若有二足影

喁喁若聞語聲而實無語余見燈聚處使人疾趨眎則無有其人回眎予所在反有之余不覺也至初更鐘鳴則盡滅鳴呼其神耶非神耶以予所見洵神也然神之德盛塞天地貫古今無乎不在而必姚江必東郊必四三月必熱將雨始見是豈神耶夫儒者探賾索隱採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宜也余目所經見且久立凝睇而不知所由然求爲博物君子不其難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余故詳述焉以

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巳卯。

○神燈之說。聞到處名山多有此異。余初未之見。亦弗之深信也。及見近修所記。益復驚悟。然憶余庚午歲。居金陵讀書長干僧舍。嘗以夜見塔放光。初爲一縷。從門中冉冉出。漸見各門。皆有光氣。愈蒸愈變。同時噴湧。塔九級。級八門。每級閉其門之四。積九級。計之。四九三十六門。出金光三十六道。條條爲五色。以次層比相屬而上。達於尖頂。每道中現釋迦尊。各一坐蓮花上。相

好光明幢旛寶蓋香花圍繞一若世間旃檀所雕刻丹青所圖繪者莊嚴各級不遠上逝一時見者歡喜讚嘆環步四合如一朶金芙蓉瓣瓣簇擁將開未開於雲際霄中矣少焉光色漸淡視前空濛髣髴之間益增人靈爽也此固予所目擊者昔傳康僧所求舍利鎮塔中以時放光固不一相予所見其一耳以是推之則近修所記固可以類測也詎不然哉○高康生阜云人言長干寺浮圖中有舍利是康僧所求得者時

時放光。變出不一。遇大雷雨則鳴。予初不之信。一日值七月中。行三山街道上。忽然陰晦。正南方皆黑雲遮蔽。不見日色。霹靂一兩聲。民房爲回祿所燬處。空曠見半塔。一時市人多哄集竚觀。予不知何故。仰視之。見塔頂光。如滿月。黑雲映之。倍益輝朗。少焉漸縮。以至將盡。如望後漸就弦晦狀。又復漸開。至滿滿而復縮。而後卒盡。須臾雲開日出。頂作金光如故。始信舍利放光之說。爲不誣耳。世間一切幻怪。耳聞未見者。固

不得盡以儒者之論臆斷其無有也
高康生阜云小蟲扁而緣壁間者俗名壁蟢令
入足度之大不過酒杯而予二十許時見一大
者如蠏伏門後枋柱間晚以燈行觸之爲悚却
蟲促縮蹲踞隆起木上可半寸燈光閃爍中屏
息察之半晌卒不敢動而去尋亦不見是年家
遇火災未知是此蟲之應與否而舊記中亦或
有載此者乎記之以供好異者之採錄云耳

